减少商品房占比将成大势所趋

学林漫步

□ 计思敏

6月20日，新华社瞭望智库文章称，当国内多地还在如何限购、限售等调控政策上做文章时，深圳已在探索如何进一步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

6月5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该《意见》被称为是“二次房改”。

深圳通过大幅调降商品住房比例，使得深圳未来的住房比例关系发生改变。《意见》提出，未来深圳商品住房占40%，其余是人才房、安居房、公共租赁房，各占20%。

深圳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是否定义了全国住房长效机制的范本？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商品住房供应将成为大势所趋，由深圳这个历来改革先行者出台这类新政，将对其他城市产生深刻的借鉴意义。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商品房和政策性住房供应“四六分”，这是对1998年房改20年以来“重市场、轻保障”的纠偏性举措。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看来，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尤其是2003年(当年的国务院18号文件)之后，我国城镇住房供应结构大约是：90%是商品住房，10%是保障性住房，商品住房占绝对主导地位。住房供应过度倚重商品住房是导致住房价格偏离普通工薪阶层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深圳出台的新文件将住房供应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是落实中央“房住不炒”精神的有力措施。

尹中立认为，未来的深圳市的住房供应主要由保障性住房主导。虽然《意见》是一个深圳市出台的文件，但它是住房制度改革启航的重大信号。深圳历来是改革的先行先试者，30多年前的土地制度改革就是从深圳发端的。这不仅对深圳楼市影响深远，对全国房地产市场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十九大报告提出住房制度改革，说的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深圳出台的《意见》可以看成是深化改革的体现，也体现了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说道。

在顾云昌看来，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无可争议，但是未来减少商品住房的销售量或成为趋势。　(摘自澎湃新闻)

大气“推着”金星转

科技视野

□ 唐 凤

金星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自然天体。当它早晨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当它黄昏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自古以来，人们对金星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

最新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金星的自转速度，会随着其密集、快速流动的大气与其表面山脉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改变。

金星自转缓慢，自转1周需要大约243个地球日。然而，金星探测器的测量尚未就1个金星日的精确长度达成一致结果。之前，日本“晓”号金星探测器观测数据显示，金星赤道附近的中低云层中存在“赤道急流”，风速超过每秒80米。并且，研究人员发现了时隐时现的巨型弓形大气结构。

尽管金星大气比金星本身的速度快得多(金星大气环绕金星1周只需要4个地球日)，但是前述大气结构却在一个山区上方保持静止。有人认为这种结构是由山区低层大气上升引起的一种大气波。如果这个看法正确，那么金星大气和金星的关系可能比原先想象的更密切。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模拟了金星的大气循环。他们发现弓形结构确实可以通过山区上方形成的大气波来解释，大气波只在下午形成，并在黄昏时消失。研究人员还发现，大气波的形成会导致大气压力波动，这实际上会改变金星的自转速度，具体取决于一天中的时间点。

(摘自《中国科学报》)

『空巢』爷爷的烦恼

□ 孙文文

现如今，不少年轻人都在离家较远的大都市打拼。因为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别，往往出现奶奶看孩子去了，爷爷一个人在家工作的“空巢”局面，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空巢”爷爷的烦恼。

周末一半时间在路上

“天热喂点水”“是不是该加青菜了”……老吴天天在自家微信群里指导“育儿工作”。因为退休年龄还没到，小孙女出生后，老吴只能让老伴儿一个人进京看孙女。

老吴家在山东，去北京坐最快的高铁也要近三个小时车程，况且由于工作忙，也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去。不忙的时候，老吴周五下班后紧赶慢赶往火车站跑，到北京的家大概晚上十点了。周日下午四点多再坐返程火车赶回去上班，一个周末有近一天的时间是在路上奔波。

小孙女现在开始认人了，由于不常来，爷爷显得有点陌生。老吴说，小孙女常常是不哭也不笑地打量他，这让他心里有点酸酸的。

一人在老家六七年

今年56岁的朱大爷也是“空巢”爷爷，老伴儿六七年前就去给儿子带孩子了。朱大爷在一个县的政府部门工作，还有四年才退。最近，因为朱大爷的一次醉酒，把一家人都吓得不轻。

之前老伴儿在家的时候，朱大爷啥事儿也不用操心，只管进门吃饭，出门上班。习惯了老伴儿的细心照顾，朱大爷独自生活的能力渐渐退化。朱大妈不在家的时候，找不到衣服，忘带家里钥匙等都是家常便饭。为此家人没少担心，儿子还专门在家里装了监控系统。

前几天，几个老友相聚，朱大爷又喝多了，回到家倒头就睡。那天，朱大妈恰好打电话回来，朱大爷自然是没接到，打电话去单位也找不到人，从监控系统上看屋里漆黑一片，朱大妈着急了，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生怕出意外。亲戚大半夜跑过去拍门才把朱大爷叫醒。屋里乱糟糟一片，被子在地上，脏衣服扔了一堆，厨房还有没洗的碗……当下，朱大妈就决定回老家，不能再把老头一个人扔家里了。然而这个决心不是那么容易下的，小孙子已经上一年级了，小孙女又刚刚到上幼儿园的年纪。权衡再三，朱大妈只好把小孙子托付给学校附近的小饭桌，带着小孙女回老家上幼儿园。

“空巢”爷爷抑郁风险增高

有多少奶奶去外地给孩子帮忙，就有多少爷爷在家里独自居住工作。而这又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爷爷的身体健康、抑郁问题等。有日本研究者指出，独居老年男性如果处于“独食”状态中，抑郁风险是与他人一起就餐老年男性的约2.7倍，老年人最好能与朋友或邻居等一起就餐。

(摘自《北京晚报》)

章丘铁锅缘何蹿红又陨落

网海观潮

□ 封寿炎　晁 星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3》带火了章丘铁锅，使其成为网红爆款商品，同时催生了当地大量制作铁锅的家庭小作坊，良莠不齐、以次充好现象随之出现，导致章丘铁锅遇冷滞销，不少家庭小作坊关门停业。

借助于发达的资讯和活跃的社交媒体，眼下正是“网红”热点频出的时代。商品领域也不例外，一部电影、一集电视剧、一则广告、一起新闻事件、一个话题，甚至一条爆红的网络帖子，都有可能迅速捧红一款商品。

然而，从“铁锅”到“热锅”，充其量是一起传播事件，它与实业、市场的逻辑大不一样。只要具备“爆点”、搭上便车，很容易就获得广泛传播。但在实业领域，一款商品要长久立足于不败之地，成为市场常青树，需要千锤百炼的过硬质量和久久为功的品牌积累。如果这两个领域的逻辑无法实现良好衔接，众多“网红”商品就会不断重复章丘铁锅的轨迹——沦为“剩锅”。

“网红”商品能否行稳致远，考验着市场生态和商业文明的成熟度。如果一个行业缺乏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生产者没有形成行业共同体还缺乏诚信，这样的产业环境显然没有为“一夜暴红”做好准备。以章丘铁锅为例，“十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1000℃高温冶炼，3.6万次锤打”的技术标准并没有刚性约束力，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各自为战。一旦暴利降临，“劣币驱逐良币”几乎成为必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长盛不衰的“网红”商品，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著名零食“白色恋人”的品牌形象契合北海道漫天白雪里的浪漫恋情，深具“网红”潜质。但如果没有上乘的质量、良好的口感和精致的包装，很难想象它能够长期成为日本旅游商品的代名词。瑞士军刀、奶酪在网上都有很高人气，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它们的生产者、经营者都有各自的组织，结成行业共同体，通过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来确保品质。

当然，昙花一现的章丘铁锅并非只留下一地鸡毛的教训，浮躁的商业场景之下，耐下心来“锻打3.6万次”的工匠精神显得殊为珍贵。这也提醒着我们，维护并培育工匠精神，仅靠三言两语的呼吁是不够的，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毕竟身处消费社会，商家天生追逐利润，买家难免崇尚潮流，“炮制同款”的冲动很难遏制。具体而言，可以加大假冒伪劣的打击力度，让那些蹭热点的“李鬼”无处可逃；加快培育品牌意识，帮助手艺人“精上再精”；此外，还应为匠人提供更多保障，不让坐得住冷板凳的老实人吃亏……只有当“心在一艺，必求其工”得到呵护，匠人们才有更多动力坚守下去。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工匠要懂得坚守，消费者也应学会等待。章丘铁锅传承人曾直呼“手工的东西不能走量”，好产品需要慢慢锻造，从市场到消费者都多些耐心，时间才可能回馈我们精品。

(摘自《光明日报》《北京日报》)

老年人应警惕隐性中暑

生活百科

□ 罗 莹

夏日炎炎，老年人由于口渴等感觉变迟钝，往往难以发现自己出现了脱水症状，容易进入“隐性脱水”状态，也更容易中暑。有的老年人在炎热的夜晚也不爱开空调，加之睡前为避免起夜常不敢多喝水，所以中暑的危险更大，有时在室内就会出现中暑症状。

对于隐性中暑，水分应这样补充：在1000毫升水中加入40克砂糖、3克盐，就可以制成既补充水分又补充盐分的补液。

老年人独自在家，须时刻注意下列信号：体温极度升高(超过39.4℃)、皮肤发红发热、干燥(没有汗水)、脉搏迅速且强劲、脸色苍白、昏厥、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搏动性头痛、精神错乱、皮肤发凉潮湿、神志不清等。

老人家中最好常备解暑药。藿香正气水可散热解暑、解毒辟秽。人丹开窍安神、清热祛暑、解毒辟秽。清凉油提神醒脑、活血消肿、镇痛止痒。十滴水主治夏时中暑、头昏头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风油精能清暑解毒、利湿除烦、镇痛祛风。六一散主治夏日中暑、身热心烦、口渴、小便黄少或灼热。

(摘自《医药养生保健报》)

古代书生的游学

史海钩沉

□ 李开周

每年这个时候，中小学生放暑假，补习班和特长班的生意都特别火爆，夏令营和五花八门的游学产品也是一路升温。条件许可的家长，可能已经为孩子预订了去哈佛、剑桥、耶鲁、斯坦福、爱丁堡等国际名校的游学课程，也可能帮孩子申请了去欧洲、去北美、去新加坡、去澳大利亚或者就近去港台的游学项目。

游学这么热，它是怎么兴起的呢？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这股风是从欧美刮过来的，起源在英国，发端于17世纪英国贵族子弟的欧陆游学。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英国的游学模式被各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模仿，先是在我国港台地区火了小半个世纪，最近十年左右才进入内地。

上述说法也许很科学，但是翻翻历史，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游学了。这个人，名叫孔丘。

孔子游学，官府资助

话说孔子31岁那年，正在山东曲阜办私学，大概给学生讲课遇到难题了，在鲁国找不到答案，决定动身去一趟当时所有诸侯国共同的首都：河南洛阳。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首都，是人尖子扎堆的地方，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事儿，去首都一趟准能解决。

从曲阜到洛阳，全程不到500公里，但孔子生在春秋时期，交通落后，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来回走一趟，人吃马嚼，路上住宿，到了目的地，找人请教问题还得带上礼物，算算这笔经费，还真够孔子喝一壶的。

好在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南宫敬叔，他是孔子收的第一批弟子，来头不小，爸爸和哥哥都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听说老师要去首都游学，觉得自己有责任帮老师申请一笔经费。于是他通过自己的关系，向鲁国国君申请了一辆马车、两匹骏马，还配了一个车夫，路上的费用也由鲁国全包。

孔子带着南宫敬叔到了洛阳，拜访了老子，请教了苌弘，考察了一些名胜古迹，然后顺利返回鲁国。

孔子的这次游学经历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史料中记载得很详细，可能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史上最早的游学。

杜甫游学，为了人脉

事实上，即使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后，游学仍然是儒生们得以进入官场的关键渠道。

以杜甫为例，他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时生活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请教的名师如车载斗量，可是为了做官，仍然不得不出去游学。

大约二十岁那年，杜甫从河南洛阳出发，过淮河，渡长江，去湖州、常熟、苏州、绍兴、萧山、南京等地游学。他在苏州祭过阖闾墓，在萧山登过古驿台，在绍兴泛舟鉴湖，登顶天姥山，在南京畅游瓦棺寺，观景雨花台。当时交通落后，行程迟缓，杜甫边走边玩，边玩边写诗，边写诗边交朋友，如此这般玩了大约四年，直到二十四岁那年，才回到他的老家河南巩县。

回巩县干吗呢？参加科举考试。

杜甫通过了州县一级的考试，被送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可惜没考上，落榜了。这要搁到现在，高考落榜当然要复读，要待在家里努力读书，以待来年再战。可是杜甫不这么干，他再次出去游学。他去了河北，又去了山东。他游过邯郸、青州和兖州。他春天歌咏于丛台之上，冬天狩猎于青丘之旁，

盘马弯弓，追逐鸟兽，随处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此这般又玩了五年左右。

杜甫前半生有过三次游学经历，每次都长达好几年，加起来大约十几年。在这十几年当中，他访问的名师并不多，他在经书上的学问并没有增长多少，但他却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官员。

结识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按照唐朝制度，考生参加进士考试必须有五名以上考生的互相担保，必须有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推荐，考中进士后再参加吏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又必须有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推荐。

杜甫三次游学，多次科考，始终没考中进士，但他最后还是当了官，就是因为有熟人向唐玄宗推荐了他，给了他一个直接向皇帝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摘自《北京青年报》)

瓦浪如海

文化记忆

□ 肖复兴

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一片灰色的瓦，紧挨着一片灰色的瓦，连接着一片浩瀚的灰色，铺铺展展，犹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直涌到天边。

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和故宫里那一片碧瓦琉璃，做着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力量沉稳，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铁锚一样将整座城市稳定在蓝天白云之下。难怪贝聿铭先生那时来北京，特别愿意到景山顶上看北京城这些灰色的鱼鳞瓦顶，对此情有独钟。

在我的童年，即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不用站在景山上面，就是站在我家的房顶上，从脚下到天边，一览无余，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

想想，真的很有意思，那时候，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和蒲剑插在门上之后，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这到底是什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对于那时候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灰色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那时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是那时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

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

那时，院子里是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吃，也可以站在树梢上，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般落下，噼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上，溅落在院子里。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那时候，即使平常骂我们最欢的大妈大婶，也网开一面，一年一度的国庆礼花，成为那一天我们上房的通行证。由于年年国庆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我们都有了经验，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一般国庆那一天都会有东南风，那些小降落伞便都会随风飘过来。记得国庆十周年，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属于大孩子了。那一天晚上，不知是天助我也，还是那一年国庆放的礼花多，降落伞飘飘而来，一个接着一个，让我轻而易举就够着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也就是从那一年以后，我没再上房玩。也许，是认为自己长大了吧？便也就此和鱼鳞瓦告别。一直到十几年前，重返我们的老院，又看到童年时爬过的房顶，踩过的鱼鳞瓦，才忽然发现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也才发现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稀疏零落，枯黄枯黄的，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瓦长出苍老的胡须，心里不禁一动，有些感喟。

(摘自《人民日报》)